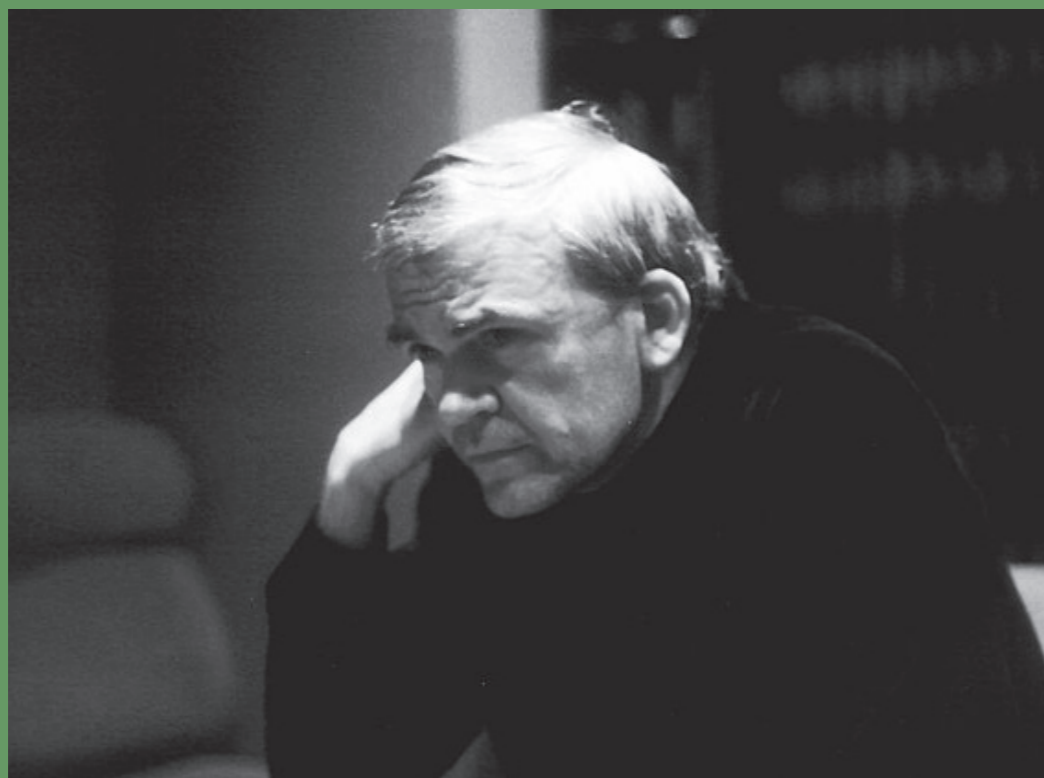


重現時代的聲音

「捷克館長談捷克」講座側記

撰文 | 簡毓萱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

米蘭·昆德拉 (1929-2023) 近代著名小說家，他在捷克布爾諾出生，「布拉格之春」之後流亡法國，並以法文出版許多著名作品。(Elisa Cabot / 圖片提供)

臺文館於 2024 年 12 月推出「打字機也會唱歌：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」，透過作家手稿、地下出版品等文物，呈現捷克從威權政治時期一路走到現在的百年文學面貌。2024 年 12 月 7 日，「捷克館長談捷克」藝國講座由東吳大學鄭得興主任主持，特邀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館長 Tomáš Kubíček 分享米蘭·昆德拉圖書館的展間與藏品，以及這座圖書館存在的意義。

認識更完整的米蘭·昆德拉

摩拉維亞圖書館位於米蘭·昆德拉舊家南方不遠處的布爾諾。2023年4月，位於館內一隅的米蘭·昆德拉圖書館正式開幕，館中陳列昆德拉夫婦贈予的書籍，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譯本與研究資料。「如果我們可以把他的作品都帶回來，或許就能夠從中建構出更完整的米蘭·昆德拉。」

作為一位在國際間聲名卓著，在故鄉卻未如此受歡迎的作家，米蘭·昆德拉圖書館的設立，不僅是向昆德拉夫婦致敬，更希望藉此提供捷克讀者重新認識這位文壇巨擘的契機。

圖書館內占地最廣的是多達五十種語言、近三千種不同版本的昆德拉作品。在法國生活初期，昆德拉曾將《玩笑》交由當地出版社翻譯出版，後來卻發現譯本的語氣、意境都和原著大相逕庭，於是書中每一頁皆被標記數十處待修正之處，後來昆德拉更決定親

自將所有小說翻譯為捷克文，直至年老無法負擔龐大的工作量為止。

那些書本裝滿線條凌亂的想法與執著，如今珍藏在圖書館中，臺文館籌備2024年的捷克現當代文學展時，亦成功借展，讓臺灣讀者得以觀賞。

信件、塗鴉中的感情與個性

「米蘭·昆德拉的書房」為近期整理好的部分。這些藏品來自昆德拉在法國的家，並在空間規劃上盡可能還原書架的擺設。我們可以看到寫滿評論與心得的理論書籍、展覽圖、古典樂錄音帶，還有一封封與筆友的信。「他其實是一個害羞的人，有自己『不見面的藝術』。」米蘭·昆德拉偏好以文字與人交流，許多筆友從未和他真正見面，卻在長期的書信來往中建立深厚的情誼。

此外，圖書館內亦陳列米蘭·昆德拉獲得的獎項、影像紀錄及二手研究資料。Tomáš



講座當天正好有捷克學生來訪，大家熱情互動交流。

Kubíček分享其中一張照片背後的故事：流亡至法國時，昆德拉和妻子維拉僅攜帶裝滿四十本書的兩個皮箱，維拉十分思念掛滿畫作與藝術品的舊家，於是昆德拉將自己的塗鴉掛到牆上，讓單調的牆面繽紛了起來。這些塗鴉後來變成許多本書的封面，也成為其出版作品的一大特色。

Tomáš Kubíček藉由一件件展品，讓我們重新認識米蘭·昆德拉。從他對於翻譯的堅持，我們知曉作家的毅力與執著；而他用塗鴉代替藝術品、用寫信代替交談

的故事，則展現了幽默、內斂的一面。Tomáš Kubíček表示，希望透過這座圖書館，讓讀者一窺米蘭·昆德拉的思考過程，也更加了解他的意識形態是由哪些書籍、音樂及藝術作品所形塑。

感受文學的對話

「沒想到可以讓人重新認識捷克的故事。」Tomáš Kubíček如此描述臺文館的捷克現當代文學展。臺灣和捷克的文學發展，皆由壓迫噤聲走向喧嘩奔放，在壓抑的政治氛圍中，人們藉由文字追求自由、



作家 Alice Shy 朗誦捷克當代詩歌 *Píseň o lásce*，用聲音演繹捷克文學的抑揚頓挫。

感受真誠，並依然懷抱希望。幾十年過去，我們透過展覽回看歷史，再現捷克與臺灣從「地下」到「地上」的眾聲匯流。

臺文館副館長蔡明諺也分享，閱讀米蘭·昆德拉的作品是他們那個世代的共同回憶，在困惑的少年時、在低迷的國際情勢中，昆德拉的文字讓人有所依託，不再徬徨。或許每個時代都有各自的不安與困惑，藉由走進展場，我們嘗試理解一個人、一則故事、一段歷史，並從中找尋能夠回應自身生命議題的解答。

講座以捷克小說家 Alice Shy 的詩歌朗誦作結。她以捷克語演繹雅羅斯拉夫·塞佛特 (Jaroslav Seifert) 的詩作，詩句描繪愛的聲音、氣味與形狀。講座當天，恰好有一群捷克學生來訪，在沉穩而堅定的朗誦中，我



Tomáš Kubíček 在講座中生動分享米蘭·昆德拉私下害羞、幽默的一面。

們跨越了語言的限制，對「愛的聲音」有了共感。

米蘭·昆德拉圖書館與捷克現當代文學展，都重現了時代的聲音與作家獨特的歷史視角，並和其他地方的文學作品進行對話，也讓成長於開放氛圍中的新世代讀者，看見過去作家所欲傳遞的，對自由、對生命的愛與渴望。

簡毓萱

桃園中壢人，來自成大台文系。喜歡看書、寫字、拍照、做甜點。目前處在介於小孩與大人之間的尷尬年紀，自我認同是拉布拉多犬。